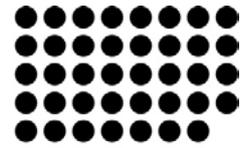




主辦及製作
Organiser & Producer



資助機構
Financial Supporter



the 39th HONG KONG FILM AWARDS
第三十九屆香港電影金像獎



應屆 19 篇得獎者獨家專訪內容首度爆光

主題專輯 <Behind the Scenes> 紀念特刊於 Facebook 金像獎專頁送出

相關傳媒相片及更多資料分享連結：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tq50yZJLC5pKb3sxX0y4mdFkfWijyxSB?usp=sharing>

「2020 年 8 月 13 日 – 香港訊」

年度紀念特刊首次電影與藝術跨界別合作

在後疫情時代下第 39 屆香港電影金像獎紀念特刊已制作完成，本屆紀念特刊可說是最完美的一次跨界別合作，首先大會邀請到葛民輝為視覺顧問，主理平面設計，他嶄新靈巧的創意將 3D 立體旋轉概念與金像女神獎座融合一起，讓傳統的封面設計立體化是為本屆紀念特刊的一大特色，整本特刊 160 頁採用高級印刷技術及優質日本紙張製作，特刊小組成員包括文雋、劉天蘭、張蚊及總編輯卓男、視覺顧問葛民輝、還有，9 位各有風格的本地及內地畫家為 30 多位金像獎候選者創作出讓人映入眼簾的創意作品，畫家包括周俊輝、塵阿力、Harvey Chan、Paul Lung、Jay Lau、Siuloy、Stefunny Yeung、任哲及宋易格、另外，香港紙雕藝術家黃鳳芝亦參與其中，她將既簡單又複雜的紙雕藝術為金像獎董事局十四位董事設計出 14 個創意人形紙雕、大會特邀著名攝影師 Sam Wong 拍攝為人形紙雕作大合照，雖然疫情困擾著生活及工作，但就是這場疫情，驅使我們創造出一次難得的電影和藝術界跨界別合作，翻開本書除了一幅幅創意作品外還有 19 篇細膩的得獎人訪問，極

作小組自去年八月啓動首次工作會議，便遇上因社會運動而帶出的各種問題。為了堅持舉辦和顧及出席嘉賓的安全，我們決定轉換場地，繼續積極籌備；直至疫情來襲，才正式中止我們的計劃。但同事們在之後的日子並無鬆懈，繼續嚴格地執行投票程序。以下有些數據供大家分享。二零一九年度合資格選民共有一千四百七十五位，加上一百一十位專業評審，總數是一千五百八十五人；第一輪便是由上述人士投票，以決定入圍名單。第二輪再由十四個屬會會員，加上七十位專業評審，總數是一千二百一十九人，由他們投票選出得獎結果。由於兩輪投票均遇上郵政延誤，所以秘書處將截票日期延至三月卅一日。今年度的總投票率為 59.74 %，比去年略低 3.54 %。每年的選票會先由金像獎秘書處查核簽名，再送往會計師樓點票。經過會計師核實之後，便會將結果封存，直至頒獎典禮當晚才在台上揭曉。今年雖然改為網上公佈，也是到了直播一刻才知道結果。金像獎是表揚過去一年在各崗位上有傑出表現的同業。我們相信無論公佈的形式如何，也不會影響它的意義和份量。本人謹代表董事局，再一次恭喜各位得獎人。最後我想說的是：「好的電影，劇情都是出人意表；劇中人幾乎無一例外，都會遇上挫折、困難，甚至危機；不過到了最後，他們通常都會得到一個圓滿的結局！」祝大家一切順利、安康。明年再見！」



14, 15 及 16 日於金像獎 Facebook 專頁送出 50 本予公眾分享

19 篇金像獎得獎者的獨家專訪原文附於本新聞稿件後頁，而特刊豐富除以上創意作品及應屆 19 項金像獎得獎者的獨家專訪外，還輯錄了主題專輯<Behind the Scenes> 電影幕後製作特點披露、新晉導演筆記、視點文章、還有封底更附設一張首次編撰前所未見的《Behind the Scenes 香港電影業組織架構圖》海報，詳列香港電影業的 25 組別共 144 崗位的中英文職銜，極具創意特色第 39 屆金像獎特刊不作公開發售，只於各大電影屬會派發，同時間，大會預留了 50 本極俱收藏價值的紀念特刊於香港電影金像獎 Facebook 專頁內由 8 月 14 日至 16 日期間以遊戲問答方式送出 <https://www.facebook.com/hongkongfilmawards> 密切留意，只有齊心協力才能正確面對疫情。

此新聞通告由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發出，傳媒查詢：-

黃德慧-公關及推廣顧問

香港電影金像獎協會

電話 2367 7892 傳真 2723 9597

電郵 hkfaa@hkfaa.com

****以下附頁為 19 篇得獎者獨家專訪內容**

最佳電影：《少年的你》 Best Film: Better Days

監製：許月珍 Produced by: Jojo Yuet-chun Hui

勇敢的你 如此美麗

要不是因為監製許月珍 (Jojo) 和導演曾國祥 (Derek) 那種不安於常規、反叛又帶點天真的個性，校園霸凌這樣未必人人敢碰的敏感社會議題，恐怕難以在合拍片中出現。而這種勇於突破框框的精神，極具香港電影人本色。《少年的你》雖然故事背景發生在內地，又以內地演員為主，但內核那份香港精神卻是濃得化不開，戲中那句「只要你贏，我不算輸」的對白，更映襯 Jojo 與 Derek 在這個項目上並肩堅持，共同進退的好拍檔關係。

Jojo 記得她是在做《七月與安生》(2016) 的後期時碰上《少年的你，如此美麗》這部流行文化小說，裡面雖有不少狗血的情節，但她卻被當中「污泥裡長出兩棵青草，彼此扶持生長」的情懷而觸動，加上 Derek 一直想拍校園霸凌的故事，二人隨即鎖定項目。當時 Jojo 有問過不同人士的意見，認為能為內地的青春片注入新元素，是個不錯的嘗試。幾經轉折，《少年的你》在河南立項後回到北京進行抽查，約兩個月後獲成功批准開拍。Jojo 憶述：「我覺得這電影的命運很奇特。從第一天起，我們就天真莫名地認為校園霸凌的題材沒理由不能拍，便一股腦兒決定去拍。但在開始籌備時，根據過往的經驗，我心知將會面對很大困難，只是本著香港人沒什麼不可能的信念，一股拼勁做下去。」

從霸凌問題探討社會與人，Jojo 不諱言《少年的你》是選對了題材。「當初有些人認為我們怎麼偏選難的事幹？但我們有一個信念，就是相信善良，我們認為只要肯站出來，即使一個小小的舉動，也能讓人生存下去。因為這份信念，吸引了不少人來幫助。到電影上映，令到更多人明白凡事總得嘗試。說到底，我自己沒有信念，又怎樣說服別人呢？我很開心，證明了我們堅持的價值觀。」

對於《少年的你》，香港觀眾有兩大批評：一）電影從題材、背景、演員全是內地元素，沒有香港味，難以認同是「香港電影」；二）電影為通過審查，刪了原版的結局，改為一個朗讀反欺凌宣言的「正氣」結局。對此 Jojo 有她的看法：「在創作劇本時，我們與內地編劇有不少價值觀的碰撞，讓我更認識他們的想法。然而我覺得電影以內地為背景才更具張力，雖說欺壓、社會冷漠，放諸四海皆可，但放在香港，那種震撼的力度則變弱了，所以導演應在不同地方創作，激發更多題材和靈感。至於電影的結局，其實我和導演都經過一番斯磨，是有所犧牲，但我們都覺得現在依然保留了故事的精髓。成熟人做事，只要精神不損，細節就不執著了。」

《七月與安生》之後，Jojo 認為 Derek 是時候拍一部商業片，可是他們又不甘心就此拍類型電影，最終選擇《少年的我》，就是看中它同時具有商業類型片的元素，又有空間作藝術表達。她覺得 Derek 這次拍《少年的你》明顯成長了很多，學懂了什麼時候執著，什麼時候放手，更專注如何將電影訊息和主題表達出來。「這次的電影風格很強烈，顯示他跨進了很大步，能成功拿捏商業與藝術的平衡，令商業考慮不至於引起一種掛羊頭賣狗的效果，好像霸凌和高考的戲，都拍得很出色。」

對於《少年的你》在今屆金像獎中拿下了八個大獎，Jojo 與劇組上上下下都非常開心和興奮，多少有點超出她所預期，她說：「我今天可以跟所有曾經幫過我們完成這部電影的人說：我終於交到功課了！」（笑）

最佳男主角：太保《叔·叔》

Best Actor: Tai Bo (Suk Suk)

一次奇妙的電影旅程

一如原名張嘉年，踏進人生七十從心所欲之年的太保，確實迎來碩果累累的豐收期。從影五十年，由電影幕後起步，再轉戰幕前，縱橫香港與台灣影視界、拍過逾三百部電影及電視劇，數得出的反派歹角，如漢奸、道友、古惑仔等都幾乎演過，由被「糟質」的動作片配角，到擔大旗任文藝片男主角，近年更被譽為「國民爸爸」，演藝路上滿載千迴百轉的人生歷練，老驥伏櫪的太保，終遇上令他登上高峰的角色：《叔·叔》中的阿柏，一個首次突破自己的老年同志角色，榮獲今屆香港金像獎最佳男主角。

太保從戲中開場擦拭的士，再到公廁「釣魚」，甚至幾場與家人閒話家常的食飯戲，渾身的戲都很生活化、有人味，絲毫不像演戲卻極有說服力。這種渾然天成的演戲功力是如何煉成？在台灣生活多年的太保不禁用國語娓娓道出台灣佛光山星雲大師的一句佛偈：「人總是想着，也許萬一用得着，所以有很多沒用的東西就一直保留下來。」他自謙道：「天賦是老天爺給予的，努力則要靠自己。演繹每個角色，我只會有一種適當的情緒，我不會貪心要加太多感情，也不會將演過的角色情緒留下來。導演一喊停，我很快就做回自己，留下來的就只有經驗，其他的就拋諸腦後。默默耕耘，百煉成鋼。」鑄劍經年，用在一朝。太保認為演戲來自生活及經驗，今次飾演阿柏完全是考功力。「這角色難在觀眾知道阿柏是同志，但其家人及朋友都不知情，所以我不可演得太放，一定要收；但要收幾多？既要說服觀眾接受我就是阿柏，絕對是挑戰。」太保與阿柏合二為一，演來收放自如，可能就是獲得評審青睞的原因。「《叔·叔》應該是香港第一部講述年長同志愛情故事的電影，這類片在香港絕無僅有，加上我是第一次演同志，跟我以往演過好多深入民心的角色很不同，今次透過我的眼神及肢體語言做出來的效果很自然，沒太多的造作，給人感覺就是戲中的爸爸。」

太保最滿意戲中這兩幕作為一家之主的糾結內心戲：「導演沒對我有太大的挑剔，我自己都好滿意。有一幕我打電話給兒子，我內心是百感交集，一世辛勞，阿仔又懂事（願意給家用），這是父親的驕傲。然後我站在窗邊沉思。另一幕是結尾在教堂內，為了在『做自己』與『可能會傷害家人』兩者之間作取捨，這段戲只有幾分鐘，給我做反應的時間只有幾秒，演繹要好精準才行。」

戲中人，或許因環境關係而未能自由地忠於自己、做自己，太保感恩自己的人生能夠做自己。「忠於自己，就是對電影的熱情及堅持，我會珍惜寶貴的時間繼續拍電影。」太保也要感謝楊曜愷導演拍了這齣感人的好電影，帶給他一次奇妙的旅程，連奪香港電影評論學會最佳男演員、香港電影導演會最佳男主角、香港電影編劇家協會最佳電影角色。「我的電影生涯是在香港起步，香港電影教會我很多事情，今次奪得我演員生涯中第一座電影金像獎獎項，獲得專業的香港電影人肯定，這獎在我生命中別具重要意義。」

最佳女主角：周冬雨《少年的你》

Best Actress: Zhou Dongyu (Better Days)

「陳念真的活在我的心裡」

金像獎公佈結果翌日的早上，電話接通了正在內地拍劇的周冬雨。雖然已相隔了廿小時，但從她的聲音裡，仍然感受她那份雀躍和興奮的心情。「我十分高興，高興得說不出話來，沒有語言可形容我的高興。」她笑說當爾冬陞主席宣佈女主角獎時，正在拍戲的她正好要上洗手間，當主席讀出她的名字時，她頓覺一切冥冥中注定。「能夠得到這麼多認可，是我非常大的榮幸，也給我很大的鼓勵。」

二零一零年入行拍攝處女作《山楂樹之戀》至今，剛好是周冬雨入行的第十個年頭。出道十年拍了約廿部電影，拿過的表演獎項也將近廿個，成績非常驕人，難怪被視為當今華語電影圈中最具實力的女演員。而她對自己的表演藝術，有更高的追求，突破以往清新文藝的戲路，多演一些具挑戰性的角色，包括《少年的你》裡的陳念。「陳念這個角色，是我從影以來最難演的，她跟我的個性完全相反，是個離我很遠的人物，甚至電影拍完了，她對我來說仍是謎一樣的人物，不過我深深感覺到陳念真的活在我的心裡。」

周冬雨憶述，電影在剛剛開機的兩星期，導演曾國祥認為她演是演了，但看上卻沒有光彩。當時她有點自責，覺得自己不爭氣，很無能，甚至討厭自己，後來導演和監製許月珍 (Jojo) 用了各種方法幫助她，例如安排一位心理輔導師與她交流，以及用遊戲方式帶她進入陳念的世界。「戲拍到一半時，我覺得我可能也就這樣了，可能我不適合當一個演員，不能完成導演的要求，讓大家失望了。沒想到，後來我真的做到了，還得到這麼大的肯定。我心裡是挺感慨的，讓我知道不要輕言放棄，不到最後一刻，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所以一定不要否定自己。」

《少年的你》是她跟曾國祥和許月珍繼《七月與安生》(2016)後第二次合作，周冬雨表示，她當初接拍《少年的你》，是因為她與劇組的關係就像家人一樣，能跟一班優秀又厲害的電影人一起工作，一起生活一段時間，已令她很興奮。「我們合作太久了，他們都非常了解我，尤其是Jojo，曾導也是，他們都知道怎樣指導我，讓我變得更好。他們就像我工作上的父母一樣，在生活上也挺像我的長輩。我從他們身上學到很多，他們從來沒有教我該怎樣演戲，要我用什麼技巧，他們說如果我是真的入戲，他們會能感受到，因此我不可偷懶。」

《少年的你》以校園霸凌為主題，陳念一角由旁觀者變成受害者，過程中受盡欺壓，最後的反撲改寫了她的命運。這也是電影吸引周冬雨的地方。她銘記父母親從小的教導：要做對社會有意義的事情。她說：「我們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很希望能借助這部電影的力量，讓更多人正視校園霸凌的問題。我經常關注很多社會現象和問題，今次能夠盡己所能參與其中，我覺得我既幸運也幸福的一件事。」

對於《少年的你》在今屆金像獎上成為大贏家，周冬雨說他們在群組內對大家發的第一個訊息都是特別大的尖叫。「我們彼此太熟悉了，不會說太多肉麻的話，今次得到特別好的成績，就直接尖叫了。在疫情期間，大家雖然不能聚在一起，但那份榮耀與心情是不會變的，之後一定會再找時間喝一杯慶功。」

最佳導演：曾國祥《少年的你》

Best Director: Derek Kwok-cheung Tsang (Better Days)

在香港電影孕育下長大

要拍一部以校園霸凌為題材的電影，不容易，卻一直是曾國祥（Derek）想做的事，只是以前他未有找到適合的角度。直至讀了《少年的你，如此美麗》這小說，他被主角小北與陳念在暗黑環境下互相扶持的情感所觸動，便立即跟監製許月珍（Jojo）確定要改編成電影。之後他們成立好孩子製作有限公司，《少年的你》成為公司的創業作，更是今屆金像獎的大贏家。

「過程中，身邊不少人一直提醒說這題材危險，有風險，只是我和Jojo都很固執，一直堅持做下去。」Derek與團隊排除萬難，希望拍出一部具批判性、能引起觀眾反思的、有意義的電影。最後結果遠超他們的預期，既叫好也叫座，在內地票房突破十五億元人民幣，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上更掄元八個獎項。

結果公佈當天，不少網民批評《少年的你》的故事以內地為背景，又起用內地演員，難以認受它是「香港電影」。Derek坦言網上這些爭論也引起他自己思考「何謂港產片？」的問題。「我是香港人，是香港電影孕育長大，我的電影怎說也滲透著強烈的香港精神，那就是『不服輸』。即使電影在內地拍攝，但絕不乏創作者應有的態度和角度。這次得獎，最教我開心是，香港電影界是真的以戲論戲地評選作品，放下了既有的意識形態及情感偏向。我自己很希望下部電影能在香港拍。」

比起二零一六年的《七月與安生》，Derek自覺拍《少年的你》時他拍得更真誠。以前他會刻意設計鏡頭，但這次他則專心一致把每場戲、每個演員拍好，所有的調度都為了讓觀眾清楚了解每場戲的訊息。「這次我很滿意自己在電影裡塑造的兩位主角，然而我仍覺得小北還可以再多給一點層次和篇幅，現在略嫌單薄，欠缺一點質感。」

周冬雨和易烱千璽兩位全情投入的演出，強化了《少年的你》的霸凌主旨之餘，也帶動觀眾投入兩個社會底層小人物的世界，最後被他們強大的意志所感動。Derek自言這次他對兩個演員沒有太多的調度，一直刻意地順著劇情拍攝。兩位演員在最初互不相識的階段，他就拍攝兩個角色的初遇，然後一步一步發展下來，最後兩人流露出難以言喻的默契來。「冬雨的演出完全超出我的預期，畢竟她跟陳念這角色很不一樣，所以演出期間，她一直說自己快崩潰。我最初選演員時沒打算用千璽的，但半年後我們再見，他已不再是一個小男孩，而且他表示對角色很有感覺，很想參與。結果他能得最佳新演員獎，可說是完美的結局。」

由於一直沒太大期望電影能得獎，所以宣佈《少年的你》獲得第一個獎時，Derek他整個人已像瘋了般，隨著宣佈獲獎的數量愈來愈多，他的心情猶如坐過山車一樣，一步步高漲。「那天我跟爸媽一起看直播，大家都叫瘋了，最後媽媽和太太聽到我得到最佳導演獎，都喜極而泣，我興奮得邊叫邊跑.....。這次得獎對我意義很大。從小到大都知道這是每個電影人都渴望得到的獎，記得當年爸爸（曾志偉）憑《雙城故事》得獎，他在家裏特設一個位置專放這個獎。小時候看著，很是嚮往，當時我未知道自己喜歡電影，只知道得這個獎是個很大的成就。後來知道自己喜歡電影，還想拍戲，再看到那個獎已是另一番感受，忐忑不知將來自己會否也能得獎。這次獲獎，爸爸也很開心，我們擁抱了一下。」

得獎後的Derek，除了多謝金像獎，更感謝面對風險仍願意支持的投資方，以及冒著重慶的炎熱夏季仍抱著熱忱一起把電影完成的拍攝團隊。最後尤其感激由黃毛小子時期已領著他一起工作的Jojo，「她凡事親力親為，八面玲瓏，總有方法解決難題。她讓我明白，要服人，除了才能，還要在各方面都比人努力。」

最佳編劇：林詠琛、李媛、許伊萌《少年的你》

Best Screenplay: Lam Wing Sum, Li Yuan, Xu Yimeng (Better Days)

一邊寫，一邊學習取捨

繼《七月與安生》（2016）後，林詠琛、李媛和許伊萌再次合作，將原本偏向青向青春苦澀的言情小說《少年的你，如此美麗》，改編成電影《少年的你》，不但要突出其中校園霸凌的社會議題，後段又要加入懸疑推理的元素，要統一故事的質感、合理地推進情節發展，成為三位編劇最大的困難。

李媛覺得這種社會的結構性問題很複雜，還要加入少年與成人的抗衡、理性與感性的衝突、成長的孤獨，須準確拿捏諸多微妙事情的分寸，當中甚有難度。林詠琛尤其注意電影前段寫實、後段懸疑的「精神分裂」，幸好以一段蒙太奇手法成功結合，並將兇案的情節留白，著力描寫兩位主角的內心情緒，進而在抽絲剝繭後發現霸凌的惡意是原生的、沒有理由的。許伊萌則表示通過劇本寫作，未必能為人性的惡找到出口，但正因如此，她們更細緻地去挖掘和鋪排人物，為女主角燃起一團信念之火，令二人看來更立體動人。

為了突顯霸凌的主題，三位編劇在創作過程中學習如何作出取捨。許伊萌分享說，兩位主角是單純的受害者，如果只管全力對抗，便失落了成長的刻劃。而林詠琛和李媛分別就霸凌者的原因和被霸凌者的正當性，作出修正。林詠琛本來想魏萊霸凌陳念的原因模糊一點，以突顯人性的原惡，但為了讓觀眾更易理解，只好直白交代。李媛對於陳念殺人後還要小北頂罪，怕失去觀眾對她的同情，又顧慮將魏萊寫得太壞太煽情，於是將魏萊調整為代表體制的無奈壓迫，所以陳念要推倒的不只是魏萊這霸凌者，而是整個社會大環境的黑暗。

談到最喜歡的一場，三人各有喜好。林詠琛喜歡男女主角在審訊室的一場，二人精神狀態已是二合為一，於是設計很多平行推進的對話，慶幸導演出色的調度將之完美演繹展示觀眾眼前，令她非常感動。而小北陪陳念一起剃掉頭髮的那一場，是李媛的心頭好，因為那刻見證兩個生命共同體，他們的平頭形象已超越愛情，當中還有手足情，整體視覺衝擊相當大。《少年的你》的結局出現過很多版本，最後選擇了這個比較溫暖、有希望的，當中囚車上男女主角隔空對話，是許伊萌最喜歡的——青春的悲觀盡訴於台詞中。雖然許伊萌生怕這樣的對話奇怪，但導演和攝影出色的佈光，配合演員的演技，美麗地帶過去了。

三人不約而同表示，周冬雨的性格跟陳念的個性反差太大，她們慢慢將陳念寫成一個倔強又帶有信念的女孩；而易烱千璽本身是個內斂、有教養和有禮貌的人，要他出演粗野的基層小混混，恐怕衝突也是太大，故此她們加強小北內心的脆弱、需要被愛的感覺，而千璽最後成功演繹角色應有的強悍和爆發力。

三人合寫時，看了不少關於高考的紀錄片和真實霸凌的片段，也分享自身或身邊的人的故事作資料搜集。監製許月珍和導演曾國祥均密切參與編劇過程，以自身經驗發揮了定海神針的作用。所以今次得獎，她們都感謝電影的靈魂人物——許月珍及曾國祥；同時也感謝生動地演活兩個主人翁的周冬雨和易烱千璽，以及整個製作團隊。

最佳男配角：張達明《麥路人》

Best Supporting Actor: Cheung Tat Ming (I' m livin' it)

一份等待很久的肯定

張達明是香港觀眾耳熟能詳的名字，舞台劇、電視劇、電影、棟篤笑，處處可見他的身影。今年達明終於憑《麥路人》首次提名金像獎最佳男配角，雖然一擊即士，但其實一切得來不易。二零一一年，達明確診鼻咽癌，在工作以外積極治療，病情終穩定下來。去年復出接拍《麥路人》演出流浪漢口水祥一角，終於吐氣揚眉。

張達明向偶像、恩師、好友及家人一一道謝：「第一個要多謝的人就是偶像周潤發，感謝發哥過去一年帶我跑步運動，改善健康，更令我重獲參與電影拍攝工作的信心。另外必須多謝兩位老師——鍾景輝 King Sir 及毛俊輝 Mo Sir，多謝他們教導我什麼是演技，令我喜歡做一個表演者；亦要多謝吳鎮宇，為我介紹非常好的脊椎治療師蔡醫師，幫助我調適體能，令我可以接拍《麥路人》；也要多謝家人——我的前任太太何念慈女士，感謝她在過去多年來，一直對我工作上的支持和鼓勵，在我生病以後亦繼續支持我；還有感謝一對兒女 Samuel 和 Ashley，在我生病的這段時間內，他們的眼神和笑容是我行出每一步、在每一聲 action 下演出的最大動力。」最後他當然少不了感謝導演黃慶勳及監製鄭保瑞的信任，願意將演出機會交到他手上，並感謝團隊在現場處處體諒他身體的狀況。

《麥路人》對張達明來說意義非凡，因為他人生第一個編寫的長篇舞台劇劇本《圍板外》，劇中的主人翁居然跟《麥路人》中他飾演的角色不謀而合。「這是很大的緣份，因此我花了大量工夫去準備《麥路人》的角色。」演出令人信服，全憑個人的演技和事前的準備，可是達明亦曾擔心自己會力有不逮。「其實這個角色是難演的，尤其他的狀態和外型都很差，而我一直以來的演出多以喜劇形象為主。」達明形容，口水祥這角色是一個一生都失敗的人，不論是他瘦弱的身體，或是能力上的不足，均導致他這樣的下場；他面對的每一件事，甚至是整個做人的態度都是失敗的。為了準備演出，達明憑著對劇本的了解及自身擔任編劇的經驗，對口水祥的每個動作和反應加以詮釋和解讀，甚至揣摩每個微小動作的演法——他在這部電影的每一場戲都是「依照口水祥的性格和他一生的狀態去演的。」

《麥路人》想講人和人要互相幫助，最後結果就算不如理想，但整個過程都是一個 beautiful moment，足以令人一生難忘。達明直言，金像獎是一個經長久投入在電影工作而獲得的成就，透過長時間的努力、經歷，甚至與同業間的關係要處理得宜，才可獲得的一個獎項。「這是一份我等待了很久的肯定。」就算身患重病，他也不輕易退縮，不隨便失落，他要努力、努力，再努力；甚至因為得到重病而令他了解到，不要害怕患病，要克服它，路一直都在。由患病到演出，再到獲獎，達明的堅持，克服了病痛與身體的障礙，成就了今屆金像獎的一個 beautiful moment。

最佳女配角：區嘉雯《叔·叔》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Patra Au Ga Man (Suk Suk)

戲內戲外 雲淡風輕

世上並沒有一擊即中的幸運。

對區嘉雯來說，這種幸運是用六十多年人生歷練換來的犒賞。

楊曜愷執導的《叔·叔》，是區嘉雯首部參演的電影，即獲提名角逐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女配角及最佳新演員兩個獎項，最終掄元最佳女配角獎。看似順遂的星途，全靠她從兩個人生舞台——學校與舞台劇累積的經驗，以及看破世情的通透鋪墊而成。

她畢業於美國密蘇里大學，再於香港大學取得教育文憑，任職中小學英文教師多年，與學生的互動滋養她的生命；其後轉戰舞台劇，曾任香港話劇團全職演員，三十五年來三度獲頒香港舞台劇獎最佳女主角，成績斐然。區嘉雯卻笑說金像獎揭盅前自覺勝算不大：「因為我在戲內的演繹很含蓄、內斂，外人看來好似『冇嘢可演可睇』，沒有呼天搶地的大叫大喊，也沒有發火或強烈感情衝擊的流露。過往得獎人的電影似乎都有很多表演，讓人覺得演員『有戲做』。而我只是演繹一個尋常家庭主婦、老媽子的日常，在屋內行來行去，突然說幾句對白，所以不太明白評審為何會頒獎給我。」這更證明金像獎果然識貨，縱使區嘉雯演得內斂，仍是發光發亮讓人看見。「今次得獎除了要感謝團隊，首先要感謝上主給我很多演戲的機會；其次是我爸爸，縱使他已不在人世；第三就是要多謝楊曜愷導演，他教曉我好多事，因我在電影方面完全是新手。」

戲中，區嘉雯飾演的阿清跟丈夫阿柏（太保飾）結婚四十多年，一直明瞭丈夫是同志卻忍痛不拆穿，只為了繼續維持一家的和諧。無論是在廚房灶頭旁等待飯鏟做好，熱湯升起的氤氳映襯她佝僂無力的身影，抑或在女兒出嫁的婚宴上，以凌厲眼神跟情敵過招，沒有對白的這兩幕戲，區嘉雯單靠肢體語言及眼神已演活一切。若說區嘉雯演技精湛，她飾演的阿清，其實演戲功力同樣深不可測。「導演一早希望我的演出能像小津安二郎的作品那樣，如白開水般淡而無味但其實內蘊無窮。假如阿清經常大喊、大吵大鬧、熨口熨面，老公回家食飯就發晦氣擲碟擲碗，那不過是想趕走老公，他越走得快，相信這頭家早就散了。」

自幼喪母、沒有當母親經驗的區嘉雯，卻演活為母則強，一個女人仔守住頭家的堅忍。「阿清其實好委屈、很受傷，但一看見老公及兒女回家吃飯，就像立即變了另一個人般，表現很開心，非常努力營造一個快樂、美麗的家。這是她以柔制剛制衡老公的方法，要他親眼看到這頭家是他倆一起建立，不需要再講下一句：『你是否想要毀了它？』」

戲內戲外同樣雲淡風輕的區嘉雯，很享受現在退休的悠閒生活，有機會就拍戲過過戲癮，也常去旅行、做義工、與朋友相聚及好好照顧自己身體，這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生活，真的很小津安二郎。

最佳新演員：易烱千璽《少年的你》

Best New Performer: Jackson Yee (Better Days)

感受電影的力量

表演就是成為另外一個人的漫長的過程。

「那是一點一滴累積起來的，創作一個角色是非常多面性，有很多細節的，創造一個立體的人物不容易。」這是易烱千璽結束《少年的你》拍攝，正在中央戲劇學院學習，現階段對表演這件事的認識。

《少年的你》最初吸引易烱千璽是因為電影的題材，後來慢慢發現小北這個男孩很不一樣，是個「內心非常善良和純粹」的少年。

二零一八年的春天，易烱千璽接到《少年的你》的劇本，七月進組，中間找了不少社會青年的資料做準備工夫。他說表演的壓力並不特別大，但對自己卻有一定的要求和希望達到的標準。

那段時間，即便沒有在鏡頭前，易烱千璽也把自己的生活和休息狀態盡量向角色靠近，遇上情緒釋放比較重的戲，他還是會緊張，他說：「導演（曾國祥）是個非常細膩的人，我擔心自己把握不好那個度，如果超過了就會很浮誇。」

緊張是易烱千璽表演的障礙，一緊張起來，他整個人就特別緊繃。「各種反應都是從易烱千璽自己出發，不是特別在角色狀態裡。」他調適的方法就是讓自己多來幾遍，讓自己有一點麻木之後反而會好一點。

在《少年的你》中，他最滿意的一場戲是前期拍攝的，那是小北帶陳念回家，坐在一起吃方便麵的戲份。易烱千璽在前期進組時特別容易緊張，這一場戲之前，屋子裡的場景還有另一場戲。如今他回想，前一場戲各方面都拍得不好，但後來他休息了一會，一轉到這一場戲，「就莫名其妙的很在狀態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但覺得這場吃麵的戲演得比較自然，回看也覺得舒服。

進組之後，他發現《少年的你》的劇組非常專業，總是有一種很認真的氛圍，這幫助他對角色有了更好的理解。演而優則導的曾國祥，特別照顧演員的感受，而且不是一個愛發火的導演，「他在現場盡量不發脾氣，很和善。他很會照顧人，也很懂得與人溝通。」易烱千璽憶述。

最佳攝影：余靜萍《少年的你》

Best Cinematography: Yu Jing Pin (Better Days)

電影一直在教我這些奇妙的事情

余靜萍，台灣攝影師，香港的觀眾對她可能還不算熟悉，但其實她從二零零七年已經涉足香港電影圈，為歐雪兒執導的電影《明明》掌鏡。平面攝影師出身的她，從拍攝時裝硬照、唱片封套，再為 MV 執導筒，其後拍攝電影，現在再多一個身份：三十九年來第一位獲得金像獎最佳攝影的女性。余靜萍談起得獎感受時只說了最簡單也最真誠的「謝謝」二字，「不是沒有想特別感謝的人，只是想感謝的事情太多了，沒辦法一一說完。」

在華語電影圈的男性天下裡闖出一片天，本以為她一路走來必定有很多甜酸苦辣可以分享，結果卻並沒有。「我反而覺得因為我是女生，在拍攝現場很多男燈光師和攝影組人員都很包容我的任性，也樂意跟我討論。我跟香港的『燈神』鄒林合作，其他人都說他脾氣很壞（笑），但我覺得他對我很好，我真的覺得很幸運！」

余靜萍不是接受傳統訓練出身的攝影師，多靠自己摸索，用「新派」方式去拍攝。自言並不是強悍型或技術控的攝影師，她培養出一套獨具人文素質的手法，甚至讓演員忘記了攝影機的存在。「當演員這樣告訴我時真的讓我很欣慰，當然我也想拍那種高難度的鏡頭，但我覺得鏡頭更應該讓觀眾感受到角色的本質，所以我一直不覺得自己會拿獎，因為我不是那種技術型的攝影師，不過要讓演員忘記攝影機是更困難的。這麼說我好像還滿厲害的呢。（笑）」

《少年的你》是個沉重的校園霸凌故事，余靜萍跟導演曾國祥從一開始就有共識，避免把電影拍成青春偶像劇，故整部戲都採用手提鏡頭來反映少年們不穩定的心理狀態，對未來充滿憧憬卻又很不安。「我的鏡頭不可能非常穩定，也不應該帶有觀察性，反而該跟著兩位主角一起呼吸、激動、不安。」為了營造畫面的粗糙和不安定感，余靜萍在前期做了大量的技術測試，拍攝時充份利用光線和色調，而且特地選用一款可以拍出「憂傷感」的大光圈鏡頭，讓那些臉部特寫產生一種魔幻感。「我不希望觀眾覺得畫面很壓迫和銳利，或帶有一種教育的味道，我想讓大家直望角色的靈魂，從演員的眼睛看到角色的內心。」

拍電影是一個感動自己也感動別人的過程，余靜萍常常會掉進忘我的狀態，跟著演員們一起進入角色的世界裡。她在拍攝其中一場戲時不慎跌倒，最後這個 NG 鏡頭卻被採用了。「我覺得很感動，因為好像人生那樣充滿意外、瑕疵，看上去好像是一個錯誤，可是那個錯誤又很完美。電影一直在教我這些很奇妙的事情。」

從拍電影看人生，這次拍攝過程中余靜萍更是經歷了一場生離死別——余靜萍的太太，本屆金像獎最佳原創歌曲獎得主盧凱彤（Ellen）於去年八月離世。事情發生後，她聽了 Ellen 為《少年的你》創作的最後幾首 demo，雖然非常的粗糙，但製作人蔡德才和岑寧兒（Yoyo）全力幫忙編曲，所以她特別感謝。

「在 Ellen 出事的前一天，我跟她視像通話時她睡著了，她說了一句夢話：『欸？我跟 Yoyo 唱了一首歌，很快樂很好聽的，是什麼歌啊？』然後她就突然醒過來，還問我是不是講了夢話（笑）。所以我覺得好像應該要找 Yoyo 唱。歌詞的部份，很感謝吳青峰。其實一開始曾國祥是讓我寫歌詞的，青峰也非常鼓勵我，但我拖了兩三個月，真的沒辦法，寫歌詞真的太難了，所以最後還是要拜託青峰。她跟我講，很久以前 Ellen 說過想要跟她合作，可是她那時工作太忙，沒有成事，她覺得很遺憾，所以這次很開心能參與這個 project，兩天後她就將詞交給我，幾乎沒有修改 Ellen 自己寫的部份，我覺得很開心和滿足，相信 Ellen 也是。」

余靜萍感覺很多事情都是冥冥中有安排，或許觀眾也可以從鏡頭裡感受到她的平常心，單純地享受音樂和電影，跟她一起祝福在彼方的 Ellen。

「《少年的你》的劇組很有能力，是一群很厲害的人聚在一起，這是很認真地創作的一個作品，很難得。提名和獲獎都是對整個劇組的肯定。」他說拿到最佳新演員獎是對他現階段的認可，「我以後演出別的角色會更加自信。」易烱千璽希望自己可以經歷更多，今後可以勝任更多和他差別更大的角色。

「感謝評委老師們給我的這份肯定和鼓勵，感謝曾導和 Jojo 姐（監製許月珍）把小北這個角色交給我。感謝《少年的你》劇組的所有工作人員，因為大家的專業嚴格和辛苦付出，才有了這部電影。很幸運在二零一八年的夏天遇到了《少年的你》，遇到了小北，有了這段特別的人生體驗。最後，感謝所有喜歡和支持《少年的你》的人，演員易烱千璽，會繼續努力！恭喜《少年的你》劇組！」

而這一段初次參與電影演出的經歷，讓他對電影有了更多認識，並深深感受到電影所帶給人的力量。「無論是我表演的時候，還是放上大銀幕給觀眾看的時候，都能傳達很內在的力量。」

最佳剪接：張嘉輝《葉問 4 完結篇》

Best Film Editing: Cheung Ka Fai (Ip Man 4 The Finale)

剪接，是另一個創作過程

張嘉輝自八十年代入行，由他剪接的電影無數。他本身亦是香港電影金像獎的常客，先後獲十二次獲最佳剪接提名，其中四次得獎。張嘉輝在訪問中簡單的道謝：「首先要多謝金像獎，另外亦要多謝導演葉偉信和出品人黃百鳴。尤其多謝葉偉信，因為《葉問》四部曲為我帶來了三個最佳剪接獎。」

談到跟葉偉信的合作，張嘉輝特別感謝導演對自己的無限信任，給了十足的自由度，隨他調配毛片。他表示：「剪接是另一個創作過程，剪接師並不是操作員，要有獨立思考，盡用素材去發揮，某程度上其實像一個導演。當然這也是因為我跟葉偉信已經認識超過三十年，大家的默契已很成熟。」動作電影除導演以外，另一個十分重要的工作崗位必定是動作指導。《葉問》系列電影共有兩位動作導演，他們指導下的打鬥場面風格不盡相同，亦間接影響了畫面的節奏，「前兩部是洪金寶大哥大擔任武指，後兩部則是八爺袁和平；前者喜歡埋身短打，後者擅長兵器戰，但兩者的動作均十分精準。」

多年來張嘉輝與葉偉信合作無間，剪接四部《葉問》期間，二人亦不斷發掘新嘗試，以配合每部《葉問》本身的主題，務求達致一個完整的故事軌跡。張嘉輝形容，葉問的身份重點一直在改變，第一、二集時身處日本侵華的大環境，從佛山遷居至香港生活，葉問尚在壯年，故事主要交代他的成長過程，以及國仇家恨，對抗日軍，擊退英國拳王。自第三集起格局愈見縮小，圍繞葉問晚年展開——妻子張永成去世，對手由國家級挑戰變成同門較量，至《葉問 4 完結篇》則回到父親的身份重心，被絕症困擾及擔憂兒子成長。「《葉問》系列的故事其實好簡單，核心想帶出的信息就是：葉問只是一個平凡人，而不是一個英雄；他會老、會病、會死；他追求的只是家庭生活，妻子兒女相伴。《葉問》不是一部英雄片，葉問更不是一個民族英雄，只是中國人被欺負就必然會反抗。一直以來我在剪接上都帶有這方面的自覺。」

一直為本地動作電影金牌剪接師的張嘉輝，直言最喜歡《葉問 4 完結篇》內的文戲，「其實今集更是以文戲為重，突顯葉問在心態上的轉變，就算是結尾那一場動作戲亦相對以較為平實的方式剪接，沒有過份華麗。」他尤其喜歡幾場父子情戲碼，父子二人激烈相對的時候，以及葉問從美國打長途電話回家，跟兒子坦承自己身患癌症那場戲，情緒和氣氛的營造都恰到好處，「加上我自己也是爸爸，很了解那種心情，剪接時感觸特別深。」

最佳服裝造型設計：吳里璐《少年的你》

Best Costume & Makeup Design: Dora Ng (Better Days)

做好細節 成就大局

自二十年前憑《甜蜜蜜》首奪金像獎最佳服裝造型設計獎後，吳里璐 (Dora) 曾以《紫雨風暴》、《如果·愛》及《十月圍城》三奪同一殊榮。有此往績，外界或以為她今屆憑《少年的你》再入圍，想必老神在在。Dora 坦言：「我依然好緊張！世事沒『一定』。入行至今，我總自視為新人，持續學習，不求贏獎，只求進步。」心態純粹，使她的作品更動人，並獲今屆評審青睞，第五度勝出。

「拍戲或參賽，永遠不知是否有『下次』，每次都要當成唯一的機會，全力以赴，做到最好。」Dora 表示今次得獎份外感觸，既因金像獎受疫情影響停辦實體頒獎禮，業界無緣聚首，「還有，以前我上台領獎，多謝完導演和團隊，常忘記多謝家人，曾想過日後有機會，再認真多謝媽咪。沒想到，如今得獎前她已離世，連頒獎禮也意外取消，難免傷感……千祈別以為凡事必有『下次』！」

未來無從預測，Dora 珍惜當下，並感受在《少年的你》遇上一班最佳夥伴，可如願發揮創意及留下美好回憶。「相對許多大製作，《少年的你》規模和資源都不算龐大，但給予我的滿足感和凝聚力，卻極之強烈和實在。」

Dora 解釋說，「服裝造型的意義，不是『著靚個演員就等於好』，而是按劇本和角色給演員塑造合情理、具實感的形象，使他們拍攝時投入故事的狀態，讓觀眾看戲時信服人物的存在。」她說今回團隊難得理念一致，同心進行創意實驗。

「廿八歲的周冬雨演十五歲的學生陳念，型格青秀的易烱千璽演爛撻撻的流氓小北，不容易。幸好，導演曾國祥有要求也尊重創作，籌備時，他會跟我和監製仔細分析劇本和人物性格，就參考資料多番商量角色層次；相熟的冬雨有默契，願意付出時間並多試幾款假髮款式，或素顏，或化帶雀斑的妝，減低角色精緻度，增加青澀和平凡感。首次碰頭的千璽亦專業，起初我們不確定他是否襯 skin head，就一起先試較為保險的 gel 貼頭髮，再試劇去兩側髮鬚，慢慢剪出合適髮型，當配上合其比例的戲服，整個外形頓變高大和粗獷。」

Dora 相信設計師的直覺和想像，亦靠團隊協力方可實踐。「多謝攝影、機燈、美術和梳化服在現場互助和走位。拍陳念被霸凌，梳化手足怕冬雨走光或受傷，事前細心為她打底、留意服裝質料的舒適度，不阻礙動作和演出，爭取到演員信任，拍攝自然順利。拍陳念和小北先後於家中剃頭的重頭戲，要一 take 過不能回頭，劇組全人拍足兩日，於屋外屏息靜氣，給演員醞釀和交流。拍完後，全場興奮到歡呼，主創團隊事後還一起剃頭合照！簡直重回學生時代，成班『嘍仔』般，瘋狂又親密。濃厚的人情味，是彌足珍貴的收穫。」

不辜負同業和母親的支持，Dora 會繼續自我鞭策。「不少人以為時裝戲不及古裝和時代戲難搞，這是誤解。我從理大修讀時裝設計及製衣出身，剛入行時科技和網購不先進，經歷過無助手一腳踢，日日落街搵物料、回工場造色造舊的日子，深知再微不足道的細節，都影響作品的質感，以至團隊和演員的觀感。唯有你重視一件事，別人才有信心陪你投入，《少年的你》是例子。日後我會 Keep my eyes open，如常鍛鍊五感。必須做好細節，才能成就大局。」

最佳美術指導：張兆康《花椒之味》

Best Art Direction: Cheung Siu Hong (Fagara)

放開心懷擁抱失去與得着

電影美術遊走於虛幻與真實之間，既要專注建構戲劇的美藝空間，供演員投放情感演活故事，又得運用理智並兼顧現實，嚴謹地做預算、置景及製作道具等，從無到有地實現想像，任務艱辛。憑《花椒之味》首獲金像獎最佳美術指導獎的張兆康不諱言，「香港拍文藝小品資源有限，創製過程考驗重重；近月電影圈受疫情所困，又陷於艱難時期，當下我可在成長地獲得同業認同，份外感動和珍惜。」

飲水思源的張兆康，獲獎後第一反應，「感激資深美術指導文念中先生帶我入行，循循善誘，為自己打好電影美學的基礎；好拍檔麥曦茵從二零零八年《烈日當空》到《花椒之味》，得她多年的信賴，以及本片監製許鞍華、朱嘉謨，香港、台灣及重慶三地的美術組、道具組與台前幕後在《花椒之味》通力合作，這個獎項絕對屬於大家。」他不忘答謝太太和孩子，他們的陪伴和體諒成為他最大的精神支柱。

阿康的話，讓人有感他特別看重感情和感受。「電影美術的責任是為影片建構世界，讓人物活出有血肉的生命，引發觀眾同哭同笑的共感。」因此他不僅跟導演和團隊分析《花椒之味》原著小說跟改編劇本的異同，更走訪中港台三地看景，研究戲中三姐妹如樹、如枝及如果的起居場景，「我還主動帶團隊吃火鍋作實地考察（笑）。三姐妹因爸爸留下的火鍋店結緣，所以『火鍋』也是本片主角，食材種類、味道、色彩，烹調和食用的動作和聲音，全都影響戲中美學設定。雖說有火鍋專家跟場處理食物，可是我期望團隊不是單靠上網搵資料，而是懂得親身用五感發掘細節，體驗箇中滋味與變化，打動觀眾前，先啟動個人知覺。」

相對強勁資金、製作華美的大片，張兆康認為寫實的時裝文藝小品，較講究以生活化的細節提升美術層次與質感。「雖然《花椒之味》檔期趕急，人力物力有限，團隊仍堅持做到最好，並從概念和意象着手，展現本片的『溫度』和『暖意』。三地場景，特別取景道路、索道和隧道，寓意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與關係；參考三姐妹如植物的名字，又選拍了地區性的花景，像香港是勒杜鵑、重慶是桃花，增添氣氛。」

至於主景火鍋店，美觀之外，盡量求真。「不想店舖太亮麗，想貼近香港日常，但難在市區找到適合場地，我們改以『內接外』拍法，先於攝影廠內搭建牆身可移拆的店舖內籠，方便現場演員走動、導演跟攝影師葉紹麒調度機位、置燈；再將一座位於大坑、有點歷史的髮型屋實景門面，稍為改裝成火鍋店外觀用以拍攝門外劇情。另外，劇本原先沒提及圓形拱門，不過我想增強戲中圓滿的意境，跟導演阿曦商討後加入這設計，出現於全家人一起食火鍋的結尾。」虛虛實實的技法，令觀眾看得玄，曾有人求問：何解到大坑找不到這店？

「哈哈，這就是電影美術的玩味。」張兆康笑說限制激發創意，「像如枝的桌球賽，趕不及過台灣拍，全靠好友 Eva 在麥花臣仗義搭景；還有如枝在台北街道被 Fans 追，那場多得燈光組運用 Mixed Lights，如招牌燈、LED 屏幕等營造氣氛；結尾本想拍的河堤景太遠，卻意外遇上另一個海景。我想，創作難免總有妥協，但願意放開心懷，擁抱失去與得着，又會別有驚喜。」

最佳動作設計：袁和平《葉問 4 完結篇》

Best Action Choreography: Yuen Wo Ping (Ip Man 4 The Finale)

真功夫·真功夫電影

第七度奪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動作設計獎，香港功夫電影之翹楚、人稱八爺的袁和平，在訪問一開始即感謝大會頒獎給他，也感謝導演葉偉信、投資者黃百鳴，以及他的武術團隊在《葉問 4 完結篇》的付出，而最重要的，是感謝背後一直默默地支持他的太太。

今次參與《葉問 4 完結篇》，八爺坦言最喜歡結尾兩場軍營的終極決鬥，單是事前的打鬥動作，他與武術團隊就設計了接近一個月，是所有動作場面中準備最久，而且還要演員騰出時間預先來學習，看看他們打起來是否「順手」，不然就要再改到適合為止。這兩場決鬥戲是電影的高潮，對打雙方都要使出渾身解數取得最終勝利，所以招式變化及層次都要非常豐富炫目，務求讓觀眾投入。可喜是最後兩場均順利完成，而且效果也不錯。

對於曾指導多位動作演員，八爺徐徐地表示，每個動作演員都有自己的特色，為他們設計好動作之餘，也會給予空間讓他們自行發揮，他樂見演員們的特色融入自己的設計當中。以甄子丹為例，八爺和他合作多年，而他本身又是一位相當優秀的演員和動作指導，對於動作設計也駕輕就熟，所以二人在合作的過程中，他自會適當地加入自己的想法。八爺直言跟甄子丹再度合作，默契比以往更進一步，簡直心意相通，對八爺設計的動作都很快學會。而飾演中華總會會長萬宗華的吳樾為二人首次合作。吳樾本身習太極，八爺看他一展身手後，果然打得甚好，而且底子扎實，也是很快上手，是一個很不錯的動作演員。其他外國演員亦然，全都會空手道或自由搏擊。八爺認為只要根據演員拿手的武藝去設計，再臨場稍微調整以配合鏡頭的調度，如拳速的拿捏、如何做反應等，指導起來就沒甚麼太大困難。

戲中另一場焦點的打鬥，來自葉問與萬宗華的單手詠春大戰單手太極，八爺說導演葉偉信告訴他，劇本設定葉問的手受傷，於是徵詢八爺能否設計二人單手作戰，八爺認為這個想法可行，也新鮮，於是就試着去設計。不過單手的動作設計比雙手困難，因鏡頭的組合上較單一，不及雙手靈活，左右都可開弓，但他仍希望將單手做到雙手的效果，而最後的成品他甚感滿意。八爺謂每部電影均有新的挑戰，要進步就要保持努力，但最大問題是如今後繼無人，青黃不接，甄子丹、張晉、吳京之後，他已看不到其他能上一線的動作演員，所以他認為應要栽培更多人才，這是他當前急切想做的事。他更慨嘆功夫電影比其他類型更為困難，時裝動作尚可靠後天操練，但功夫則必須打好基礎，而且普遍來說都不宜依靠特效，除非特效能給予另一種效果，使畫面更好看，否則應該像《葉問 4 完結篇》般，全都是真實功夫，硬橋硬馬，這才是真正的功夫電影。

最佳原創電影歌曲：〈Fly〉《少年的你》 作曲：盧凱彤 填詞：盧凱彤、吳青峰 主唱：岑寧兒

Best Original Film Song: Fly (Better Days) Composer: Ellen Joyce Loo

Lyricist: Ellen Joyce Loo, Wu Qing Feng Vocal Artist: Yoyo Sham

精神在創作裡永遠流傳

「沒有小魚（余靜萍，盧凱彤之妻），這首歌就不會出現！」製作人蔡德才（Jason），填詞吳青峰和演唱者岑寧兒（Yoyo）在訪問開始時不約而同強調這點。

《少年的你》拍攝期間，盧凱彤（Ellen）曾到片場探班，導演曾國祥邀請她為電影寫歌。Ellen離世後，小魚在她的電腦裡找到了一首名叫《Fly》的demo，她遂向監製許月珍和導演推薦這首歌，大家都覺得很適合。之後她隨即邀請曾多次監製Ellen的作品、對她的創作非常熟悉的Jason參與。而演唱部份很早就敲定由Yoyo負責。Yoyo憶述：「小魚發簡訊給我，說想要完成這首歌，問我可不可以演唱。我以前曾想過約Ellen寫歌，或一起寫歌，所以小魚一問我便立即答應。其實我聽過demo後是非常感動的。」

幾個人雖分隔多地，但已開始不斷開會，試過很多方法，甚至曾經鼓勵小魚填詞。不過對不是專業填詞人的小魚來說這提議甚有難度，她認為好友吳青峰會更加適合。收到小魚邀請的吳青峰既感動又惶恐，她說：「小魚發了很多語音跟我解釋，希望我可以完成歌詞。」

最後大家都決定將原本demo裡已有的元素保留下來。那是一段用手機錄下來的隨意哼唱，Ellen用一把木結他哼出旋律，再加一些直覺的發音。Jason和後期混音的Simon Li想了很多辦法將那段木結他抽了出來；吳青峰也盡量保留demo裡的字句，跟隨旋律帶給她的感受，用短短一兩天譜出歌詞。

Jason 確定編曲的走向後，雖沒跟導演討論，但大家已有默契，「這個 demo 本身已具備一種氛圍，現在的編曲也是想保留那樣的氣氛，比較輕盈，歌詞裡面說的飛翔，都是原本 Ellen 的 demo 裡有的。」吳青峰也認為，歌名直接用回 demo 的名字「Fly」，不需要更改，「這些留下的字和聲音都很珍貴，尤其在我們失去她之後，我希望把它們變成有意義的，所以我用很珍惜的心情盡量保留原本的內容。」她想像著當時 Ellen 是否有想要飛翔的心情。

Yoyo 在錄音時強烈感覺自己彷彿跟 Ellen 一起完成似的，這是她錄唱過程中心情最複雜的一首歌。「其中最困難的，就是我太想念她了。我一邊慶幸自己還可以和她合作，一邊我在考慮自己到底應該怎麼唱。」她們兩個從認識的那天起，一直互相把握可以合作的機會，「她演出時會突然叫我上台，我巡演時又會叫她幫我拍照；她幫我彈結他，我幫她唱和聲……」

Jason 坦誠無法用言語解釋《Fly》在 Ellen 眾多創作之中的特別之處，「《Fly》和她以前的作品很不同，沒有哪首歌的寫法是跟它接近的。可能跟歌曲的結構，旋律的走向，和風格也有關。她的唱片裡不曾有這樣的歌。」

對於《Fly》在金像獎拿下最佳原創電影歌曲獎，Jason 特別感謝小魚的邀請、導演曾國祥的信任、吳青峰在創作之餘保留了 Ellen 的歌詞的厲害、Yoyo 恰到好處的演繹，以及後期混音的 Simon Li 和聲音工程師的落力協助。吳青峰同樣感激小魚，有幸能參與其中，彌補了她在 Ellen 生前未有合作的遺憾。Yoyo 除了向劇組及《Fly》製作團隊表示謝意，尤其惦念好友 Ellen 的貢獻，「這首歌的力量來自 Ellen 和每一個愛她的人。希望這首歌得獎後能讓更多人繼續欣賞 Ellen 的作品。」《Fly》於 Yoyo 的意義，除了可在音樂裡與 Ellen 同在，也讓觀眾和聽眾感受到人的精神能在創作裡永遠流傳。

最佳原創電影音樂：林二汶《金都》

Best Original Film Score: Eman Lam (My Prince Edward)

為創作盡最大的努力

配樂，是電影與觀眾之間的一線光。林二汶的配樂理念是：好的配樂能將這線光拿捏好，讓觀眾在不知不覺間投入其中，看得到故事的發展，但又不會被過份鮮明的音樂擾亂。不過，原來她對於獲得金像獎一事，事前並沒有把握。她自覺在《金都》的配樂創作尚有不少改善的地方。

在《金都》的配樂過程中，導演黃綺琳給了二汶很多中肯的意見，以及不少音樂作參考，還給了她絕對的自由度。「她給我一些優雅又帶點法國風情的音樂作參考，我有將這種風格用在配樂上。她非常清楚音樂與故事之間的重要聯繫。而她對音樂的敏銳和了解，對我幫助很大。」

黃綺琳選中的主題曲示範帶 (demo) 原來並非二汶特別為電影所寫，那是她幾年前寫下的作品。導演親筆為歌譜上詞後，這首主題曲給了二汶清晰的方向，她便循著這個脈絡製作全片的配樂。她驚訝自己的舊作今日竟派上用場，最後不但跟電影無縫接合，還成了戲裡一個重要的部份。

「主題曲在《金都》裡非常重要，它在結局時出現，而出現的時刻決定性地讓觀眾明白故事的深度，而這裡也是整部戲的出口。主題曲開首用上了ukulele，這是我對女主角的投射。」二汶認為女主角張莉芳選擇繼續向前走，繼續進步，而ukulele的聲音正好暗示「莉芳想要改變」。這種清新的樂器給結局一個呼吸和出口。

原本二汶想將巴哈 (Johann Sebastian Bach) 與古諾 (Charles Gounod) 的《聖母頌》 (Ave Maria) 變奏，用作整個故事的主旋律。《聖母頌》是用在婚禮，同時也用在葬禮的歌曲，跟莉芳在愛情路上的掙扎可謂異曲同工。不過後來《聖母頌》只用在男主角跟莉芳求婚的一幕，以突顯莉芳的心理掙扎。此外，戲中莉芳跟爸爸電話對話的一場，二汶特意寫了一首很肉麻也很上腦的情歌放在背景，這首歌交代了莉芳爸爸的生活環境與氣氛，並暗示兩人的距離。而莉芳跟假結婚的內地丈夫楊樹偉在家具店的一幕，二汶透過背景音樂帶出男方渴望自由的心思，但只借家具店音樂盒般的背景音樂呈現。「這兩首歌都是非常不顯眼的創作，但我個人非常喜歡。我喜歡這樣的細節。」

集編與導於一身的黃綺琳，用對白和對白之間的沉默，交代了很多情節，所以戲中的配樂需要給予對白足夠空間。「這些沉默尤其重要，所以配樂出現的次數不多。」二汶選擇用最恰到好處的音樂，盡量減少可能帶出的干擾。配樂中相對困難的部分是拿捏「這場戲應否有音樂」的決定，音樂的出場、離場，突顯場景和戲劇衝突。「電影的種類很多，而音樂在每部戲裡的角色也不一樣，很難作定論。懂得為故事製造空間，或是給予故事空間的配樂，我想就是最好的了。」

對於獲獎，二汶除了感謝香港電影金像獎的評審和導演黃綺琳，還特別感謝全力協助的拍檔羅健邦和每位參與配樂的演奏家。「能夠參與這部電影，我感到萬分榮幸。感激我的師尊，我的老師一直以來的教導。希望有機會繼續發揮我的能力，為一切創作盡最大的努力。最後感激我的家人朋友，恭喜小魚余靜萍，恭喜岑寧兒，恭喜盧凱彤，我愛你們。」能跟拍檔盧凱彤雙雙獲得電影音樂的獎項，二汶以感恩的心情說：「無論她身在何方，她的音樂會一直流傳和得到肯定。我很感恩，在創作裡面沒有生死之隔，生命得以在各種創作中延續。」

最佳視覺效果：余國亮、馬肇富、梁偉民、何文洛《掃毒2 天地對決》

Best Visual Effects: Yee Kwok Leung, Ma Siu Fu, Leung Wai Man, Ho Man Lok (The White Storm 2 Drug Lords)

凝聚微小力量成就動人畫面

銀幕一分鐘，幕後十年功。何以我們可安坐於漆黑的戲院裡，欣賞銀幕上如夢似幻的影像？皆因有日夜顛倒地守在工作室，為萬千觀眾醒着造夢的「魔術師」——視覺特效工作者的默默付出。

「你們看得開心，我們非常滿足。」憑《掃毒2 天地對決》榮獲今屆最佳視覺效果獎的余國亮，跟他的製作公司 Free-D workshop 成員馬肇富、梁偉民、何文洛同聲笑說，團隊可發揮創意，跟劇組迎難而上，炮製喜歡的電影，獲觀眾認同，是職業生涯上最大的樂事。

如非因疫情取消頒獎禮，四人本可親身登上金像獎舞台向親朋道謝，想來還真可惜。「今年很特別。雖然我們無法上台，但將來回想或更難忘。」何文洛有感人生如戲，總有突發狀況，意外教曉人更珍惜所有。

余國亮認同：「市場環境惡劣卻有幸得獎，我和拍檔阿力及團隊特別感恩。以前公司多跟別人合作，難得《掃毒2》中，獲寰宇、夢造者、劉德華先生、監製古玉芬、導演邱禮濤信任，給我們主導視效，在拍攝現場，又有飛車、道具、攝影和美術等手足支援，令團隊順暢地實現想像，經驗極珍貴。」

尤其近年許多香港電影跟韓國、泰國等地的視效公司合作，今回他們能以香港團隊的身份參與《掃毒2》及獲得殊榮，意義加倍。「這個獎不僅鼓勵我們，更給背後努力的同事打下強心針，證明長年的付出有人看見。相信香港視效工作者團結微小的力量，也能做出好作品。」梁偉民感觸。

「對呀！得獎後，沒有自覺厲害，反而發現個人渺小。若非投資者給機會、老闆帶領團隊、同事協力、現場人員互助，單憑自己做不到什麼。電影真是群策群力的創作。」馬肇富回應。

四人還忍不住先後同聲表示，「職場夥伴之外，我們最想多謝家人！做視效，工時漫長又不穩定，要不到片場跟戲開會，要不留守公司趕後期，很少時間跟家人相處。幸好我們的父母、太太和孩子都體諒，大家才能全心投入創作。」

團隊不願辜負各界期望，全程貢獻百分百心思和時間。四人指《掃毒2》是「港味十足」的香港電影，他們又土生土長於香港，對劇情起伏、人物處境與環境變化等環境，「情感易代入，情節有認知」他們均認為這一點很重要。

余國亮表示電影特效師雖然像魔術師，但他們的職責是協助導演講故事，不能只求畫面燦爛，最重要是必須照顧劇本的實際需要。「像《掃毒2》，時空是真實的，但劇情卻牽涉爆破和飛車等想像性的元素，怎樣平衡『現實』與『幻想』，兼顧官能刺激？技藝上樣樣要涉獵，也需跟各部門多溝通。」

余國亮以劇組特意搭建 1:1 的中環地鐵站，讓三位男主角飛車進內最後火拼的高潮位為例，「電影畢竟是創作，場景像真卻不會完全真實。例如地鐵站的結構和比例，為遷就機燈和動作，內裡的店舖方位、走道尺寸等，均與現實有差異。我們需研究當中的比例、車款、飛車方向、速度和力度，動作流程、機位和光影變動，思考怎樣以特效處理環境的穿崩位，或當飛車爆破後爛了，不能重爆，怎樣強化煙火，提高震撼力等。」而拍戲的過程中難免有「爆鑊」的狀況，所以何文洛和馬肇富經常要跟場，何文洛說：「我們不能只對着電腦，還得落場與人交流、臨場應變，才能做出圓滿的效果。」

最佳音響效果：李耀強、姚俊軒《葉問 4 完結篇》

Best Sound Design: Lee Yiu Keung George, Yiu Chung Hin (Ip Man 4 The Finale)

做好音效設計 令觀者投入其中

《葉問》系列電影中扎實的功夫打鬥一向為觀眾津津樂道，但詠春的節奏急速、技巧細膩，比其他來勢洶洶的武術流派都顯得內斂，要達致高質素的視聽享受，又要平衡地表現詠春的巧妙，聲音的塑造就變得更費工夫。一連四集的《葉問》，前後橫跨十二年，由第一集於二零零八年面世至今，四集都曾獲金像獎最佳音響效果提名，可惜前三次都遇上強勁對手而鎩羽而歸；到了《葉問 4 完結篇》終於掄元，李耀強和姚俊軒總算為二零一七年因癌症辭世的「師父」曾景祥先生爭光。

在訪問過程中李耀強和姚俊軒齊聲感謝曾景祥的教導，因為他們在先師身上學到不少寶貴的知識。以戲中的拳聲為例，背後已是連串學問。姚俊軒說：「如同前幾部《葉問》電影一樣，戲內有各門各派的武術，每種拳的聲音都需要特別研究，以分別其質感。」因此，他們會在一些細微的動拳聲音上作調整，如詠春連環快拳、扣頸、批踭，還有太極拳等等，反而最後 Scott Adkins 的兩場戲中，為他的踢腿設計聲音時，他們特別加強了聲效，務求令觀眾更加感受到他的力度和強度。

雖然動作作為功夫電影的焦點，但如其他電影一樣，不著痕跡的文戲中也隱藏音效師的不少苦功。姚俊軒以描寫葉問的父子情作例子說明。「那幾場戲都需要搭配比較傷感的音樂去帶動觀眾的情緒，我們需要調節演員對白音量的輕重，才能讓觀眾沉浸於畫面當中。」李耀強對於《葉問 4 完結篇》的整體感覺很滿意，當中最深刻的是片尾的閃回片段，回憶了整個《葉問》系列，雖然那一場只有音樂襯托，但是音樂編寫得很好，瞬間勾起葉問故事的血與淚。李耀強和姚俊軒在前面三集《葉問》均與先師曾景祥並肩參與，在最後一集看到葉問的回憶片段閃動於眼前湧現，不免心生感動。

李耀強坦言導演葉偉信在過程中給予他們很大的空間發揮，唯一的要求是幾場武打場面效果需要突出，以突顯當中的力度和感染力。姚俊軒謙遜表示，若果觀眾或評審喜歡《葉問 4：完結篇》，那麼電影本身整體的配合都要相當好，有好劇本、好演員、帶動氣氛的剪接節奏、提升張力的動作設計等等，而他們只是用心做好聲音上的設計及混音，令觀者彷彿置身其中。李耀強也補充，不論做甚麼類型的電影，只要時間許可，他們必會盡心盡力做到滿意為止，不希望在電影裡留下遺憾；當知道觀眾在戲院，甚至在家中都能聽到他們創建的聲音，已經很有滿足感。

這次獲獎，雖然無緣踏上金像獎頒獎禮的舞台上致謝辭，但李耀強和姚俊希望藉特刊感謝大會、評審、葉偉信導演及公司上上下下的同事。李耀強說：「一部電影的聲音後期不是一、兩個人就能完成，需要整個團隊的努力。特別感謝一起努力超過二十年的同事：Davy、Hin（姚俊軒）、Mandy、小 boss、Ta 姐。製作途中，我常常在安排期表上與沙姐產生矛盾，感謝她的忍讓。還有我的家人、朋友、山山、甘朗。最後要非常感謝在音效師這個職涯中對我很重要的人——師父曾景祥先生。」姚俊軒同聲道謝：「感謝拍檔佐治（李耀強）、一起研究音效的文愷，把我們管理得很好的 Mandy、安排上的沙姐、年青勤力的小 boss Tracy、多年來教導我的老師曾景祥先生、養育我和支持我的父母，以及常常陪伴我看戲的太太 Annie。」

新晉導演：黃綺琳《金都》

Best New Director: Norris Wong Yee Lam (My Prince Edward)

合力追求最好的《金都》

電影人可以終生一直創作，但當新人的機會僅得一次。在這個階段，他們遇上的每項挑戰、經驗與知識，將深刻影響他們往後的發展。

榮膺今屆最佳新導演獎的黃綺琳 (Norris)，回溯二零一二年修畢電影藝術碩士課程後，先投身電視台編劇之列，再以《金都》劇本入選「第四屆首部劇情片」計劃，及後將故事搬上大銀幕，最終獲得金像獎殊榮，為電影路上的起步奠下一個好基礎。

「意想不到，深感榮幸。」她笑說。「但我認為這個獎不只屬於自己，更屬於《金都》每位台前幕後及無私支持影片的同業。首先，感謝王維基先生於 2012 年成立香港電視 (香港電視網絡有限公司) 推動影視改革，令我鼓起勇氣入行做編劇，累積實戰和知識。其次，感恩工作室老闆林保怡先生尊重創作，讓我有穩定工作和收入，有保障地探索更多可能性。再者，多謝創意香港提供資金，並不干預創作自由，使我們可安心發揮創意。更開心的是，有理念一致的兩位監製、演員和工作人員同行，即使《金都》資源有限、人工不多、時間趕忙，大家都毫不計較，合力追求最好，好感動！」

Norris 還特別感謝家人的體諒和支持，尤其是已離世的爸爸，他生前常鼓勵她要好好追夢，給她很大的精神力量捱過難關，令《金都》最終順利誕生。

Norris 素來多撰寫劇集、短片和音樂錄像等腳本，較擅長處理文字和想像的部分，對自己首次執導便獲獎，她未敢自誇。「第一次做導演，我的執行力和現場調度等都較新手，全程邊做邊學，也不習慣面對很多人、做領導，自問尚有很多進步的空間。」當初獲提名角逐新晉導演獎，她以平常心應對：「其他四位提名者，經驗比我豐富、作品也好看，自己好欣賞他們！評審最終選擇我，或許想多給點鼓勵吧？」

Norris 身兼《金都》的編劇，清楚故事的訊息、價值觀和人物個性，自編自導的一個好處，是她毋須擔心故事在詮釋上會有細節遺漏或誤讀，這補足了她導技上的不足，並克服首次執導的考驗。「我是那種要相信一件事才能做得好的人。如果遇到不能令我信服的內容，我會做得不稱心。」

Norris 強調整個團隊的投入，也有助電影的提升，男、女主角朱柏康和鄧麗欣 (Stephy) 便是她其中的好夥伴。「朱康 (朱柏康暱稱) 是演藝學院畢業生和舞台劇演員，喜歡運用演戲理論、原生家庭和自我表徵等分析角色 Edward 的言行；Stephy 是歌手出身，重視角色感受，演張莉芳時生活化又富感情。最記得一場戲，講 Edward 將張莉芳買的烏龜從一個缸移到另一個缸，試完走位，我擔心時間不夠講完整段對白，曾提議刪走對話，但他們討論後認為這段是劇本的核心，跟我堅持保留和盡做，最後效果很好！我很感激他們認真對待一切。」

除此以外，Norris 亦感激另一位演員林二汶給予藝術啟發。「我的音樂和視覺技藝較淺薄，有時局限了說故事的藝術性。慶幸，林二汶演出之餘，也參與音樂創作，常跟我討論各種方案，激發自己很多新的思考。我很高興看到她憑《金都》獲得最佳原創電影音樂獎，亦決心日後向她和其他工作人員學習，多聽不同樂曲、看展覽和書本，增進個人文藝修養，兼顧作品的理性和感性，保持對人性和世界的觀察。」

最佳兩岸華語電影：《大象席地而坐》

Best Asian Chinese Language Film: 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胡波，真正的創作者

二零一六年，廿八歲的胡波帶著自己創作的《金羊毛》劇本，參加 FIRST 青年影展創投會。經過初選和複選，最終入圍，並在創投會上覓得對提案有興趣的投資者，後來以《愛在櫻花盛開時》的片名進行拍攝。二零一八年二月廿三日，這部易名為《大象席地而坐》（下簡稱《大象》）的中國電影，在第六十八屆德國柏林國際電影節上一鳴驚人，獲得費比斯國際影評人獎及最佳處女作特別提及獎，可惜遺憾的是，這既是胡波的處女作，也是他的遺作，他於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二日在北京自縊身亡，終年廿九歲。

受胡波父母胡永振先生及楚延華女士所托接受今次特刊訪問的高一天，與胡波在 FIRST 青年電影展創投會上認識，在他印象中，胡波是個非常純粹、慷慨和真誠的人，更是一個真正的創作者。儘管高一天後期才加入接手《大象》後製的統籌工作，但他在前期籌備劇本和拍攝過程中，和胡波一直保持溝通。據他憶述，胡波對《大象》有非常清晰的想法，包括拍攝的方式，演員的選擇、電影的氣質、情緒和色彩，他明白自己要拍一部怎樣的電影。現在戲中見到的光線和色調需要在每天天亮的時候拍攝，即是清晨和黃昏晝夜相交那幾個小時，其餘大量時間都是在等待。

《大象》的成本很低，雖然在資金上受到制約，但創作上卻有更大的自由度。這個只有廿人的小劇組，大家每天像朋友般一起開工。後期加入幫忙的人也不多，包括後期製片人、調色、聲音指導及聲音編輯等。他們花了很長時間把《大象》的聲音做得非常仔細，希望將胡波的想法盡量呈現出來。其中音樂是個難點。胡波離世時，電影音樂的樣帶還沒有全部做好，所以後製的夥伴們需要把音樂寫出來，再和花倫樂隊一起尋找跟影片同樣節奏的音樂，讓音樂跟隨電影，與影像和剪輯融為一體。

《大象》問世經歷了很多波折，最終與觀眾見面，獲得認可，高一天感觸良多：「真正偉大的創作者永遠提供偉大的作品，偉大的作品都有共同的特性，本質上都是關於希望。無論是什麼情境、什麼事情，電影本身是不會撒謊的，它想要跟大家分享的生命經驗，它對於世界的感知，對於精神世界更深層面的沉思，都毫無保留地呈現。你永遠可以看到希望，以及電影本身存在的力量。雖然大家覺得《大象》很絕望，很悲傷，但我覺得這個故事想要分享給大家的是一種希望。」

對於《大象》拿到金像獎最佳亞洲華語電影獎，高一天表示：「金像獎代表著香港電影以及華語電影發展的傳統，《大象》能夠拿到這個獎充分說明它能打動共同的觀眾，在香港區引起了共鳴。」而胡波的父母也托高一天向大會表示感謝，希望大家可以一直關注這部作品。